

中國語音簡化的現象(續,完)	天 勝
國音常用字彙的出版(未完)	杜子勤
注音符號的遊戲	舒竹風
國語漫談(十九)	老 誠

### 中國語音簡化的現象

天 勝  
(續)

我們說中國「文體語」是一種通行語，不過應當知道，那只是寫的一種語言；這點是特殊的。這點特殊的原委，已屢次提明。中國字體並不能標識音讀，即現代中國人亦不悉某字古代讀法如何。結果是凡讀文字各依其方音。例如前邊說過的「月」字，在漢魏時讀為 ng<sup>1</sup> wut (這種考音只為西方的語言學者所知，普通中國人不知)，現在北京讀為 y<sup>1</sup> ue，廣東讀為 y<sup>1</sup> t，福州讀為 ngwak，上海讀為 y<sup>1</sup> t。所以北京刊物可使全國人讀而瞭解，但是廣東人一「讀」起來，在北京人聽了便茫然不解了。

不僅如此，就是北京人念出來的文章，依據北京音的讀法，在另一個北京人一字一字的聽來，若是不看字面的時候，也不易了解一句的意思。這種原因是明顯的，因為上邊說過，文言裏沒有像口語中所想出來的那種區分同音字的表示方法。自然在一篇辭章裏有許多耳官不見辨別的字，因為彼此同音的字很多。只要用視官一閱原文，就易認辨各字的意義，比如 Sis chis 等。

倘若眼睛一離開紙面，靠耳官辨解，便要感到同音字的混淆，結果意義便完全無從了解了。

同一理由，中國人自己都可讀解古籍，但若只聽朗誦之音，也無從了解。因為讀古書的人不知曉古書音韻如何讀法，與其音之同異如何區分，所以都要以今音來讀，而讀出的同音字便成了聽者的一種障礙。因此中國說「評書」的人總不能逐字讀其故事的内容，多半用口語轉述大意，藉以使聽的人格外清明。關於中國口語與文語的特別關係，尤其是那種能「看」解不能「聽」解的文語性質，我們可以解釋為由于中國字體是「單體的」。這常常引起歐西人的疑問：為什麼中國人不廢除其古怪的太古字體，而採用像西方用的拼音字制呢？在歐人一定以為：中國人之不能在文字上與西方同等優良的地位，足徵中國人是不求實用而富有頑固性的。

不參驗事實情形而妄加論斷，其危險誠不堪設想。試問中國若改變了字體究竟有什麼利益，且損失又怎樣呢？

其所獲者可以說是：學童能夠減少一二年識字的苦工，通常用的字量可以增加到四千多字以上。其實最完善的字彙所著錄的字體較日常用的多至十倍以上。這些字大多數是一種別寫，而且是古書稀見之字，所以看來幾是廢字。就是學識渊博之士，通常也不過記到六千單字。像上邊所說的四千字也算不少了，就是三千字亦足運用。一個強記之士學這些字並不難，至如成年的外國人士經一年學習也不難運用二三千字體。

若是省除了識字的工夫，其代價如何呢？第一，中國改用拼音文字後那四千年來的文籍以及文化的骨髓，便須遺棄。因為這種理由，要把中國古籍全改譯為拼音字體，那將更難明了。像我說過的，一定有許多同音字體如 i li Shi' Si' hu 等音的字。試問誰能鄭重的贊成，把世界卷帙浩繁的中國古籍都譯為語體呢？何況譯法之不可實用呢？第二，中國各地所通行的公共文字亦將破壞。譬如北京人用北京方音寫的文章，在廣東人，以至中國三分之一的人士看來，便不能理解。所以現在中國人因為有這種文言媒介，各地人可以彼此通問，有了這種靈妙便當的文字傳達，中國老年政治的統一，大部都應歸功於文字統一的効力。

中國不知廢除漢字而採用拼音字制，非其愚蠢，亦非保守，中國字是極其適於中國的單音的語言情形的，假使中國廢棄了漢字，其文化亦將動搖。

(編者附言)天慶先生的譯稿是三年前交來的，預備登國語旬刊，後來旬刊停止了，這一篇稿子也壓下。最近本刊要談到漢字改用拼音問題，希望能把贊成的，反對

的，各方面的意見都搜羅刊登一點兒，於是又找出這一篇譯稿來。不過，經過三年的時光，Karlgrén 的全書已經由張世祿君譯出，在商務印書館出版了，(書名中國語與中國文)。兩種譯本原不妨并行，但翻譯的經過是應當交代明白的，所以特把這篇稿子的來源聲明如上

音以外，至於百年大計的中國文字的根本改革，牠的確負不起那個重擔。能負得起這個重擔的，「國產」字母已經絕望，自然只有世界的字母，羅馬字母了。所以那時又把早遺棄的羅馬字母舊案重提，到民十二，遂有國語月刊漢字改革號之出版，民十三國語月刊又有字母討論號之出版(漢字改革號有人說是民十一出版，於實際不符；字母討論號有人作字母研究號，誤)。這時中國文字宜採用羅馬字母拼音的理由已經開發無遺，大家的意見已完全趨於一致，問題只在拼法上。所以錢玄同式，趙元任式，周辨明制，許錫五制，各種拼法應運而生。但式多制亂，無所適從，到了民國十七年大專院正式把「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」公布了，大家又有了遵守，一切糾紛又從此解決了。固然現在還有人另製拼法(如友人李中吳先生近製「中國國語字字韻表」即其一例)，但總歸是私人研究，其影響至為微薄。

注音符號公布以後，實驗的結果，不但是證明了牠不能負起改革的中國文字的重擔，同時又看出牠的唯一的功用，注音方面，也有很大的缺點。第一牠沒有標準地方的語音，第二牠沒有標準語音的聲調。因此推行上生出許多困難。所以公布不久，就

### 國音常用字彙的出版

杜子勤

教育部公部的國音常用字彙，於本年九月間在北平出版，由商務印書館發行，最近在我開封已經買到了。

在國語運動史上有三件大事：第一是民國七年十一月二十日教育部公布「注音字母」，第二是民國十七年九月二十六日大專院公布「國音羅馬字拼音法式」，第三就是今年五月七日教育部公布這本「國音常用字彙」了。因為有了這三件事，才解決了國語上各種重大的糾紛，才能使大家有了依據，使國語運動步步走入正軌，牠的根基也因之漸漸鞏固起來。

從清末甲午(一八九四)以後，幾個學者製造出許多種「切

音字」，「快字」，「簡字」，各人自出心裁，各地任意推行：「稱鈞」，「豆芽」，形既龐雜；「廈港」，「蘇屠」音亦歧異。到了民國七年，教育部正式把「注音字母」公布了，大家有了「遵守」，一團糾紛立即解決，二十餘年的舊賬也就一筆勾消了。這時，雖然有一二人固執己見，還要宣傳其自創的什麼「新字」，也成了「螻蛄」，「寒蟬」，沒有人理那個岔兒了。

注音符號公布以後，南北推行，所收的效果雖是有限，但是因為經過幾年的實驗，反而把牠的本身的價值認識清楚了，就是這時才真知道注音字母之「無敵」，除了暫時用牠注漢字的

發生了「京國問題」；「京會京調」啦，「四聲」啦，「五聲」啦，紛紛爭辯，莫衷一是，因此民國十二年國語統一籌備會有「國音字典增修委員會」之組織。增修的原則是，以北平話作標準語，聲調自餘就用北平的四聲。增修會因為種種關係，工作並沒有進行，可是消息已經傳出，有關係的私人言論也時常將這種意見透露日報雜誌上。民國十五年國語統一籌備會公布的「國語羅馬字拼音法」採用北平音調，很是顯然。民國十七年大學院公布的「國語羅馬字拼音法」也還是前次公布的那一件，又附上一個「單音字表」，完全是北平音調，幾乎是明白宣佈民國九年教育部公布「國音字典」之無效。可是從前字典裏雖然有意地棄，增修字典却毫無影響。增修會到了民國十五年才着手進行，但因工程繁重，和政局不寧關係，老是推延着。社會上呢，誰是願意追進等待着。尤其是到了民國十七年以後，一方面因為大學院公佈了國語羅馬字，願學習或傳授國語羅馬字的，很需要一部新修的字典；一方面因為國民政府積極提倡法音符號，南北各地到處推行，大家却並沒有一部國家公布的新修字典作根據，你那那是多麼飢渴！此外編小學課本的，編民衆讀物的，編注音報的，都茫茫然無所適從。於是注音者有仍舊根據從前的字典的，有根據北平音的，有用鄭音的，也有夾雜着用的，奇音異調，極端紛歧。增修會爲着這些急迫的需要，遂計先出常用字典，那「囊括古今」的重修國音字典，留到後日，好了。五月七日教育部正式把「國音常用字彙」

公布了；雖然因爲上海事變，又遷延了四五個月，到了九月，終久在北平商務印書館出版了。那麼從今後，國語羅馬字和注音符號，都有了固定的標準音調了；四聲，五聲等難解決了，也不再會有什麼「京國問題」了，難排紛解，這不是一件大事嗎？

實際說來，這三件事又是互相關聯着的，沒有注音字母之公布，恐怕沒有國語羅馬字之公布，如果沒有前兩件事，也就沒有後一件事——現在常用字彙之公布。

我前會說，注音字母經過幾年實驗的結果，是證明了牠的「無能」因而促成國語羅馬字之產生。這話乍一聽來，或者有人覺得奇怪，不以爲然，仔細想過去，確是事實。原來清末幾個學者如盧懋章等，眼光還是說利，那時就不遺餘地漢字之不可變壞，非另造拼音文字不可。所以他們改革文字的動機，根本就與所謂「注音」那回事，一下手都是製造獨立的拼音字，早自盧懋章，晚至勞乃實，大家所造的字母儘管不同，其爲獨用的拼音字却完全一致。我們只要去看一下那些著作的名稱，如「中國初音新字」（盧懋章），「傳音快字」（蔡錫勇），「國語快字」（方維三），「拼音字譜」（王炳權），「官話合音字母」（王照），「簡字譜」（勞乃實），就可以了然，再去看他們的意見，如「……其所以備好學理者，蓋於初音新字」（盧懋章初音新字序），「今日欲救中國，非教育普及不可，欲教育普及，非有易識之字不可，欲爲易識之字，非用拼音之法不可」（勞乃實國語新字譜序），那筆更明白，

誰知道到了民國，把各家字母一律取消，弄弄去個也弄出一套字母，却是「注音」字母，當漢字的翻譯員。作成漢字發音，和原來的主體全然兩樣，都是一種失望。器具之好壞，到用過後才能確切的知道，這套注音字母全國使用之後，也有人加意訓練牠教牠和漢字分離而獨立，無牽無掛，頗欲傾，大有不樂風吹之勢。又加之牠那傷傷兵式的體態，麻點疤痕的面孔，寫來不便，看去不美，拼切不準，不要說一般學者素來瞧不起牠，就是那些訓練從漢字的，這時也涼了心，知道牠無論如何不能當作一種獨立的文字。這又是一種失望。這層失望當初並不會想到或測，是經過幾年的實驗，才確切地普遍的感了。

但中國文字必須根本改革，這意見從神來與民初始終沒有什麼改變；中國必備有一套重疊的，世界的，拼音字母，這種意見却是到了使用注音字母以後，才更爲堅定；國語羅馬字是從這種堅定意見之下產生出來的。假如注音字母早公布幾年，比如說在民國二年國語統一會閉幕之後就公布，國語羅馬字的產生，也許要提早幾年，大概也不至於到民國十五年或十七年才公布吧。那就提倡國語羅馬字的朋友，對於近來之到處推行注音符號，未免覺得有些聒耳，其實現在注音符號之推行對於將來國語羅馬字的推行，大有幫助。積極方面，牠能在數十年來使用「形」的文字於國人腦中樹立下「音」的觀念；消極方面，牠可以徹底暴露其本身缺點；國語羅馬字將因此使人更覺需要；將因此更趨於推行呢！你看，注音字

母已改稱注音符號，真是名符其實，牠的價值和命運不同可知了。

至於後一件事，常用字彙之公布，是受了前兩件事的催促而成。真是顯然的，前面已經提到，這裏不再多說。

### 注音符號的遊戲

舒竹風

用注音符號來做遊戲，不但富於興趣，並且能使符號純熟，用牠來作遊戲的方法很多，茲略舉幾種作例。

(一)分兒童爲兩組或四組，每人拿注音符號牌一個；教者令全體準備，再由教者隨意呼一個符號的音，這時各組中拿有該符號牌的兒童就開始走；走到教者指定的地點，再折回原地；以先到的爲勝，後到的爲負。

(二)分兒童爲兩組，距離若干步相向站立，兩組距離之半點，亂置注音符號牌兩份，然後教者令兒童依次把符號牌每人取回一個或兩個，以先拿完次序不亂的爲勝。後來拿完的符號次序不對的爲負。此種遊戲，兒童取回符號牌，須防其更換；最好拿回後便他們按次序置一處，就可免更換的弊病了。

(三)分兒童爲兩組，距離若干步相向站立，兩組距離若干步，教師預先聲明，以取得母牌多或韻母多爲勝，反之則爲負。然後下令每人隨意取一個符號牌送回原地，俟全體終了，再計算兩組所得的結果。此種遊戲，符號牌的散置，以背面朝上，令兒童任意中取得也可。

(四)把若干注音符號牌拼成的字，寫在厚紙牌上，一個字佔一個紙牌，各管聯要能成一句話，或幾句話，可是拼成的字音，要超過兒童的數目。然後把兒童分爲兩組，每組選運用符號純熟之兒童一人或二人爲組生，佔在隊外。把拼成的字音牌，放在距離兩組人相當的地點，下令使兒童依次去取一張，組生隨時排定取回的兒童，以便按次能成一句話，或幾句話。以先取完先排成話的爲勝，後取完或排不成話的爲負。這個遊戲，不但是符號拼音的練習，更能幫助國語的語法。不過表演時，每組人數不可過多，過多就難排定語句，反成中興。

(五)附言：符號牌可以自製，用厚紙裁成三寸長，二寸寬，上糊白紙，每個上寫一注音符號，就叫做注音符號牌，或簡稱符號牌。要按注音符號牌拼成的音寫在上面。就叫做注音符號拼音牌，或簡稱拼音牌。這兩種牌，不但遊戲時用之，就是教授注音符號時也可利用之。

### 國語漫談

老 廣

(十九)

「你們可曾留心過？」

好像是在民國十五年來吧。趙元任先生在北大第二院「講過一次演」，題目是 Have you ever noticed that —— 主席胡適之先生給他譯成「妳可知道——」，但是據趙先生自己說，譯成「你們可曾留心過——」才好。那一回，趙先生講了許多我們「不曾留心過」的物理現象，可又都這些平常的現象。趙先生爲人，確有一種長處，他能留

心旁人不曾留心過的平常的現象，用科學的方法，加以分析的解釋。在中國語言的研究上，趙先生也下過苦工夫，這層，留心旁語的人大概都知道，不必細說。現在單表一件事：「咱們」跟「我們」的分別。

在趙先生的國語留聲片課本裏有這麼一段解說：

「咱們」是包括「你們」對待「他們」說的，「你們」也在內的。我們是包括「他們」對待「你們」說的，「你們」不在內的。在北京，福州，廈門，無錫，常州，都有兩種代名詞區別這兩個意思（第二十九頁，41,3）

這種兩個詞咱們大概都會用，可是絕不「留心」它們中間的區別。就是胡適之先生，也是聽趙先生談過之後，「拿紅樓夢的前八十回細細檢查」才考據出來「果然都有分別」。

可是，照中國人在趙先生以前雖然一向不曾留心過，人家外國人倒有留心過的。有一位叫 Joseph Edkins 的，著一本書叫 China's Place in Philology，其中有一段話講到這種分別。如果照代數學上的方法，拿「英雄」代表「留心觀察現象而加以解釋的人」，我們可以說「英雄看見（或拿）回」。原文如下，恕不譯：

The Polynesian language has a double series of some pronouns. When in addressing a person the speaker includes himself with the person addressed under one pronoun designation, it is called the inclusive pronoun. The Ponape dialect has a dual pronoun Kta (we) which is inclusive. So in northern Chinese, tsu-men (we), is distinguished from Wo-men (we), by the circumstance that tsu-men includes the person addressed while wo-men does not.